

小说
风景线
Novelism

陈应松 著

性使我们突然成为
另外一个人，一个连自己都不认识
自己的人，性正在
悄悄地破坏着我们的社会格局。

魂不守舍



花山文艺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图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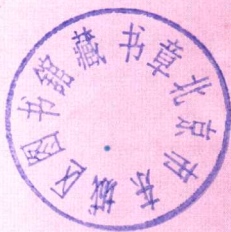


90286287

小说
风景线
Novelview

魂不守舍

陈应松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魂不守舍 / 陈应松著. —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2

(小说风景线)

ISBN 7-80673-229-2

I. 魂... II. 陈...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 第 068337 号

丛 书 名: 小说风景线

书 名: 魂不守舍

著 者: 陈应松

责任编辑: 侯福河

美术编辑: 宋丕胜

封面设计: 快乐岛创意村

责任校对: 李桂香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 050071)

(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hspul.com>

E - mail: hswycbs@heinfo.net

印 刷: 石家庄北方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177 千字

印 张: 8

版 次: 2003 年 5 月第 1 版

200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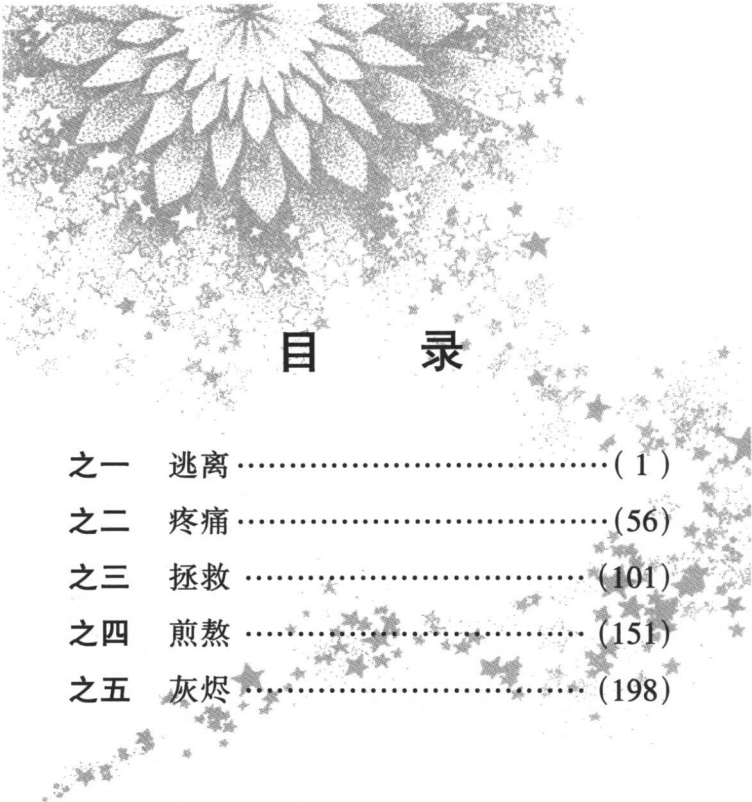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7 - 80673 - 229 - 2 / I · 138

定 价: 1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我要用燔祭进你的殿，
向你还我的愿……

——《圣经·诗篇》



目 录

之一	逃离	(1)
之二	疼痛	(56)
之三	拯救	(101)
之四	煎熬	(151)
之五	灰烬	(198)



之一 迷罔

1

我走在乡野上。这并不轻松。我，文学硕士，《情与爱》杂志的著名编辑、记者王开。一般来讲，说我是记者这只是名片上的称呼，是唬下面那些未见过世面的人的，事实上，杂志社一般不发记者证。但我们却不折不扣地行使着记者的工作，我们四处采访，寻找着那些耸人听闻的案件和催人泪下的故事，比记者更辛苦。当然喽，这都是我们的老总孙科造成的，他驱赶我们，把我们流放。每一次流放的结果是他得到了一批批好稿，使他的刊物如



日中天，发行量像火山一样喷发而出，到处都是《情与爱》杂志艳丽的封面和哭哭啼啼的故事。几位北京导演不惜巨资租用了我们的一间办公室等着我们每期的刊物，以便改编成二十集连续剧。不过我们的老总孙科只是驱赶他讨厌的人。一个人工作的好坏其实就是他们老总的一句话。哪怕你才高八斗，如果你的老总讨厌你，他会说，他的确有才，不过他的文章并不适合我们刊物的风格。笑眯眯的孙总在驱赶你下去采访时就是那么一本正经的，笑，笑得像槐花蜜一样。我与孙总同是这个杂志社的三朝元老，我们创出了一本有名的杂志，我们盖起了大楼，我们的广告客户趋之若鹜挤破门槛，我们有北京导演等米下锅，我们有高奖金，有神气（神气活现），我们胡编乱造，可我们的读者喜欢胡编乱造，他们爱流泪，谁说现在的社会已经铁石心肠了？当新一期《情与爱》杂志以它的新鲜油墨香出现在书摊上时，我们整个的城市就飘出一股浓浓的咸湿的风来，这是流泪了，被感动了，泪飞顿作倾盆雨。不过同是开创者，我已经远离了开创者们的生活，我不打领带，不刷皮鞋，不下馆子，不跟他们一起同那些巫医广告客户砍价，不坐在八十多平方米的独间办公室的转椅上，不使用巴西木，也不夹着人大以及政协的代表证。他是我们的仇人吗？是仇人。为什么成为仇人？不为什么。是等级使他成为我的对头。等级预示着需要踩别人的肩膀向上爬。因为，他需要更上一级的任命。他要打倒一切，把他周围的人说得一无是处。他要表现，要克制（节制），一个不懂节制的人是不能成气候的。他对我说（对别人说）王开是恨铁不成钢，稀泥巴扶不上墙。他说，王开是这个——他竖起了大拇指。他的大拇指很特别，像个棒槌，很长，很粗，好像要打人一棍子的样子，也显得夸张，那么大一



个拇指，只称赞一个极不走运的人是极不相称的。难道一个人可以干十五年编辑而一点也不升迁吗？就是这样。在他夸奖我的时候，他其实对我厌烦透了。我曾用一个上海牌墨水瓶子砸在他的额头上，他捂着淌墨的额头说：“好，王开，你是条汉子！”那天中午他请我喝酒，额角上还是一块黑的。他说：“并不是我挡住了你，我真的会干兔死狗烹的事吗？”这是个官。就是这个主编官，后来拿到的承包款，是每年二十五万元，还不包括广告客户塞给他的黑钱和他多次出国的开销。不过今年最让我倒霉的是，我一连三次在一家专门煮脚鱼的餐厅门口碰见他。

事情是这样的。今年我的畏水的老婆突发神经，非得学会游泳，她老是想到了那个九八洪水中的江珊，她说我们也会被水围困，哪一天这城市淹了不会水怎么办？抓不到树怎么办？于是我们买了两张月票去游泳馆学游泳。在充满着尿臊味的绿莹莹的游泳池里，我无心教老婆游泳。去游泳馆的途中要经过一条我们城市最豪华的饮食街，叫“中华饮食街”，市民叫它“王八街”。因为这个街上每家餐馆大多煮王八。结果，我与孙总一而再再而三地不期而遇。孙总坐着我们杂志社的豪华奥迪，孙总梳着大背头，头上油光水滑，简直像个大款（他当然也是大款）。不过我也看见了女人，陌生的年轻女人。孙总的尴尬是他驱赶我的原因，他肯定对我厌烦透了。“王开这小子怎么这么下作，他跟踪我？”于是第二天他把我叫到他有着巴西木和转椅的办公室，抽出一份小报说：“这上面有个好线索。”于是我就不明不白地来到了这远离城市（和王八街）的荒郊野地，我老婆刚学会“狗刨式”的游泳也不了了之。

我走在乡野上。我头晕目眩，四肢酸软，我像个长途的旅



人。我看见了一只鹰，大约是一只游隼，是游隼，它在棉花地上空，它游弋着，它寻找猎物；我也寻找，我的猎物是一篇很伤心的失学少年的故事。可我此刻有脱阳症状，气堵，空气中那平原微风给人的是郁闷，好像天要下雨了的那种感觉，好像人打喷嚏不出，多难受。我现在想一把椅子，一块石头，我干脆一屁股坐下来，管它泥巴不泥巴，乡下的泥巴比城里的女人都干净。想到女人，又想到我的孙总把我看成下流人了，窥探人隐私的那类人；相对于他这样的上流人，我当然是下流人啦。可我想起《圣经》上说：“下流人真是虚空，/上流人也是虚假，/放在天平里就必浮起，他们一共比空气还轻。/不要仗势欺人，/也不要因抢夺而骄傲；/若财宝加增不要放在心上。”

孙总，你不会放在心上。对于我呢，神，天上的主，当我这样一个行走，傻笑和无缘无故地交感神经兴奋以胡思乱想疲惫不堪之时，神为什么不像“诗篇”中所诅咒的那样惩罚他们呢？“愿他们的筵席在他们面前变为网罗，在他们平安的时候变为机槛。愿他们的眼睛昏蒙，不得看见；愿你使他们的腰常常战抖。求你将你的恼恨倒在他们身上；叫你的烈怒追上他们。愿他们的住处变为荒场；愿他们的帐棚无人居住。因为你所击打的，他们就逼迫；你所击伤的，他们戏说他的愁苦。愿你在他们的罪上加罪，不容他们在你面前称义。愿他们从生命册上被涂抹，不得记录在义人之中。但我是困苦忧伤的，神啊，愿你的救恩将我安置在高处。”

这是不可能的，神说的跟现实简直是两码事。神不能使人交换位置，让我突然坐在煮王八的四川火锅边，还有一位娇滴滴的小姐陪着，我现在坐在一个湖边，水清凉，正解我渴，正洗我肮脏的脸和发臭的脚丫子。还有，我突然看到湖上一片鱼



鳞翻白，好像水突然变了颜色，变成一堵墙。但是，那成千上万的鱼群又消失了。这时候我的身后传来一声大吼：

“你不要命了！”

我回过头来，是一个睁眼矜目之人，长着混乱的胡子，脸寡瘦，耳张扬，他正手指着远处的一块牌子。

“你不怕得笕箕臄！”

我听懂了，笕箕臄就是血吸虫，我也看到了那半没在草丛中的牌子，上面写着：

血吸虫重疫区
人畜不要下水

“完了！”

我差一点大小便失禁。我的命怎这么苦！

“你是干什么的？”

我跟他说我是来采访的，我是记者。

“噢，”他说，“我陪你去。”

2

这个耳朵稀薄张扬的人自告奋勇陪我去采访。我在那个布满了血吸虫病的湖边等了他多时。我站在到处浸透了植物苦味的田野里，我突然骂自己的记性。难道我记不住那个辍学的苦孩子就是因为他父亲是血吸虫晚期吗？这儿的水肯定有问题，却被我忽略了。



那个呵斥我的人就是苦孩子李小杰的老师。这就巧了。李小杰马上就站到了我的面前，这个孩子严重的营养不良，矮小，眼神却拒人千里。他的肚腹高高、骨瘦如柴的父亲躺在床上，他的母亲憔悴如老妪，而“老妪”的身后，还有一长串孩子。

“你有这么多孩子吗？”我问那妇人。

李小杰的老师扶着门框吐着烟嘿嘿笑着说：“这还算多！报上只说他还有两个妹妹也没有上学，是吧？”那老师还在运气地笑。

我数了数，眼前加上李小杰有五个。

“他还有个姐姐在外面打工。”

多话的老师让李小杰的母亲把眼瞪得恶鼓鼓的，心里肯定在骂他。

“李小杰，还不把狗喝住！”老师命令道。因为在我们进屋后，李小杰的两条狗就争先恐后地朝我和那老师吼吠。那两条狗一定是吃屎长大的，十分野蛮，上蹿下跳。李小杰用脚踢了一只菜花狗的后腿，后腿瘸了的菜花狗汪汪地跑了，另一条老母狗被李小杰一个骗腿夹在了胯下，老母狗被夹着，头却高昂狂嗥，一点也不在乎李小杰，李小杰只好抽老母狗的嘴巴，同时把腿夹得更紧。

“我们这儿的生育能力都强。”老师说。不知是说人，还是说狗。

李小杰母亲的眼珠都快鼓出来了。那老师说：“你们还不快给记者反映情况，到时都能读书了。”

不等妇人回答，那老师倒先说起来了：“先从哪儿说起呢，说这儿的血吸虫？血吸虫找上我们啦，甩不脱，这就是穷根



……李小杰你能不能让狗闭嘴！”因为狗的叫声比老师的声音还高。“穷根！咱们这儿是个锅底——不然怎叫锅底湖嘛，你说政府拿钱少！每年灭螺，可上游几条河的水都往咱这儿流，你治完了，上游的血吸虫又流来了，神仙都拿咱们锅底湖没办法，唉！你看，连狗都穷疯了！”

狗的确冲击了那老师的表达，老师余兴未尽地结束说话，一个拳头过去，砸在狗头上，狗被砸懵了，发出呜呜的声音。

老师引着我观察并拍照，看李小杰家的碗柜，锅里煮的东西，柜子里的衣物。“穷斯滥也！”那老师说。

我问跟在后头的李小杰：“《楚江开放报》登了之后，你收到各地寄来的钱有多少？”

李小杰不知道我会问这个，他站住了，不敢回答，在屋里的黑暗中眨着晶亮的眼珠。

我只好出来问他的母亲。

他母亲说就买了两头仔猪。

“你应当先让你儿子上学。”

“曹文书也不止得了两头仔猪呢，”那老师插话说，“他分了你的黑心钱！”

那老师的喉咙真亮，李小杰胯下的老母狗就垂涎欲滴，恨不得咬住那老师的喉咙。

牵出来一个曹文书，使我的采访变得复杂起来。如果你不是到下面去采访，你纵有李白的想像力也想像不出现实是多么令人难以置信。曹文书就是在《楚江开放报》上发表李小杰短文的作者，是乡里的文书。他以靠写这种需要赚取别人眼泪和捐款的穷文章为生。每次的捐款曹文书砍去一半。为李小杰命运的捐款已有四笔，一千三百元，曹拿去了六百五十元，说是



登报要打点，还有润笔费、胶卷费、洗照片费。余下的钱李小杰的父亲吃了药，李小杰的姐姐拿去了一些路费，于是李小杰只好继续辍学。

这都是在反复追问下一点一点挤牙膏从李小杰母子口中挤出的。

没有必要犯踟蹰，我问我的，我拍我的，这事我见得多了。诚如那老师说的，唐宋元明清，稀奇古怪数如今。一个村长天天在餐馆吃喝。鸡不够，要每家出一只鸡。还得是母鸡，公鸡两只算一只。

我离开李小杰家的时候，那老师瞪着我：“你这就想走！”

他让我一愣。不过马上就释然了，他要我再去看一家。他说：“李小杰算啥，我知道你们《情与爱》杂志，有一篇好文章等着你去写呢。”

我起初不信，去了就信了。

这当然也是一个悲惨的故事。这不是编的。在这个血吸虫重疫区，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此类故事。李天英小姑娘，她的父亲又是一个晚期血吸虫患者，在床上等死。母亲患有多种疾病，一声哑（只能说几个字的那种哑巴），她有个姐姐已经远嫁他乡，她的哥哥也是失学少年，后在一个砖瓦厂打工，但一次烧窑时窑里爆炸了一颗炸弹，将他炸死——炸弹是有人为了报复老板，买来的一颗日本鬼子的锈炸弹。就这样，李天英十二岁的年纪，就挑起了沉重的家庭重担。

我为我们的老总感到羞愧。当然是指孙总了，孙科。他在他的刊物上刊登这些社会弱者的故事，可他自己捐得最多的一次款也不过百十来块钱，他拼命吃喝，为女人掏钱（绝对大把



大把，不然那些小女孩为什么要被他那样的中年人抱在怀里？)；他们在红粉佳人和五粮液中欢笑，看女人的媚眼并希望把她一口吞了，而更多的弱者在他们的刊物上哭泣，替他赚钱，替他创造牌子，为他脸上贴金，说他充满了对不幸者的同情。见鬼去吧！

3

我忍饥挨渴地在这个叫锅底湖的地方采访，拍照，我不想糊弄自己，仅因为拉出孙总来对比而忘了根本的东西，于我是不可能的。我连续采访了几个血吸虫病人（主要是晚期啦）。这些材料和照片是有用的。当然，还有这儿的计划生育问题，一个姓曹的乡文书胡搞截留人家善款的问题。等等。

现在我回到了锅底湖镇的小旅社。故事应该从这儿开始。旅社的电扇发出奇怪的器叫声，并且晃悠着有随时割头的危险。我不知道这春天少见的闷热预示着什么，就这样，我到楼下去吃泥鳅。

这几天，听老板娘说，泥鳅一塘一塘翻了，大家吃干煸泥鳅和泥鳅火锅都腻了。于是我也吃泥鳅火锅。我吃着辣兮兮的火锅，手上拿着一本《圣经》。

我喜欢横排本的《圣经》，不是我已经成了教徒，我喜欢《圣经》，原因只是因为它是横排本，纸张漂亮。来自于“联合圣经公会”捐赠的圣经专用纸张，它小巧，大小适合随身携带；不是我突然需要它，过去我读过，可是竖排的那本我一点儿也读不进去。现在，我喜欢这个横排本，喜欢它的“诗篇”、“约伯记”、“箴言”、“以赛亚书”。我喜欢它对神的祷告和对恶



人的诅咒。一个人诅咒了那世界的恶人，也就驱走了心中的魔鬼，安顿了自己的灵魂。“你们当为贫寒的人和孤儿伸冤，当为困苦和穷乏的人施以公义；当保护贫寒和穷乏的人，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我想读出暗示来，这暗示是什么呢？指一本刊物？指血吸虫？

当我打着饱嗝夹着一本《圣经》回旅社时，满街的狗都在狂吠，是跑匪吗？公安局查户口吗？还是联防队员今夜有什么行动或是镇里要下乡去抓那些超生户罚款？反正这气氛有点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味道。心里出现难受的征兆与预感。

我进了旅社的房间不一会儿，就听见有人拍门。我惊慌地去开门，见是那个头发有点干黄的服务员。未曾开口先发出嘻嘻的笑声。

“嘻嘻，你是大记者？”

“我不是大记者。”她干吗笑我呢？

“你是《情与爱》那本刊物的？”

“我是。”

“你去采访过我们村。”她说，“有人给我讲了，嘻……”她又笑了起来。我一进这旅社就发现这女孩爱傻笑，她没有血吸虫病的样子，满脸通红，大约也没有过辍学与家人重病之苦事。

“你为什么这样笑呢？笑我吗？”

“我没有笑你。”

“我是傻瓜吗？”

“你才不傻呢。”

这个爱笑的女孩说她十分爱看我们的杂志，说既然你们想方设法帮助那些乡下人，打工仔打工妹，能不能帮我找个工



作？

我说你不在工作吗？

她说那是给人替班。她说她想到省城去打工，她曾在省城打过工，只是嫌挣钱太少，老板太坏她就跑回来了。

她看了看周围无人，压低声音附在我耳边说：“老板娘赚了不少黑心钱。”

我说价格还可以。

她说等到晚上她就要给你介绍小姐了。

她嘻嘻哈哈地说着，我连老板娘的面也没有见着呢？我对她说，我明天早上就走，如果她愿意，她可以明天早上随我一同去，碰碰运气。

“好。”她说。

她不怕我是坏人？她脸上没有阴影，没有这疫区可怕的阴霾气氛。可是尔后她告诉我她家里人时，她说到她的父亲也是得血吸虫肝硬化死的。“他死了，”她说，“我小学都没混上头。”可是她大大方方地坐下来在我的采访本上乱画，我一看，画的是几句诗，或者乱抄来的歌词：“你的吻像午时的茶/让我不再瞌睡/不再悲伤”。

“是你写的吗？”

“当然。”

“那你还是诗人啦，你能不能给我写一首诗？”

“行哪，只要你要。不过不是今天，等你给我找到一个工作了我再写给你。”

“照港台歌曲抄的吧？”

“放屁！”

这个黄头发（可能缺什么元素）女孩摔了我的笔就走了，



在门口大声甩过话来：“明天早上车站等我啊，不见不散！”

我的心情突然开朗起来，在她的骂声中，我合上《圣经》。我在继续寻找那女孩留在房间的余音，清亮如钟地响，到处是回声。我好像什么都忘记了，刊物的不快，白天采访所带来的心灵重压，都放下了。

晚上没见到老板娘或女孩说的有人给我介绍小姐什么的。长期出门在外，就知道不要轻易走入这样的陷阱。各种各样的陷阱我都见得多了，破财的，染病的。

可是我开始想女人。

“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圣经》上的话没错，可我的老婆至今没有生育，习惯性流产。我的老婆说，你可以去制造个私生子抱回来。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我的老婆德才兼备，我没有背叛她的理由。她是我们省委党校的老师，她戴着眼镜。她几乎没有怪癖。她长得不难看。可是我却并不认为她胜过珍珠。是不是我生在福中不知福呢？

我当然会有另外的女人，可是我不会陷得太深，吃一顿饭，亲一亲，呆一个晚上，这种情况一不留神就会发生。因为很淡，因为很难跟这样的女人打一次电话，所以我知道我没有激情了。在有激情的时代我莽里莽撞，在没有激情的年月我渴望女人。那只是一种内心的渴望，而行动却是极其谨慎和权衡的。我爱我家。

4

我从床上抛下来的时候，我真以为我遇上了歹徒或公安局的人。那是在半夜，在黑暗中，我被魔鬼粗暴地摔在了冰凉的